

山西文华·著述編 李健吾文学论著三种

外国文学评论

李健吾◎著

《山西文华》編纂委員會 編

山西出版
北岳文艺

山西文华·著述编 李健吾文学论著三种

外国文学评论

李健吾◎著

《山西文华》编纂委员会 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评论 / 李健吾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 10
(李健吾文学论著三种)
ISBN 978-7-5378-4924-1

I. ①外… II. ①李… III. ①外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0545 号

外国文学评论

著 者: 李健吾
责任编辑: 左树涛
封面设计: 山西天目·王明自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8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ed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62 千字
印 张: 20.5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924-1
定 价: 86.00 元

ISBN 978-7-5378-4924-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山西文华》编纂委员会

主 任 李小鹏

顾 问 胡苏平

副主任 张复明

委 员 李高山 杨 波 郭 立

阎润德 李海渊 武 涛

张瑞鹏 王建武 李茂盛

李中元 阎默彧 安 洋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安 洋(兼)

常务副主任 连 军

《山西文华》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 零 李文儒 李学勤 杨建业
张 颌 张光华 袁行霈 唐浩明
梁 衡 葛剑雄

《山西文华》分编主编

著述编 刘毓庆 渠传福
史料编 张庆捷 李晋林
图录编 李德仁 赵瑞民

出版说明

山西东屏太行,西濒黄河,北通塞外,南控中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中华文明辉煌灿烂,三晋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献丰富、文化遗产厚重,形成了兼容并包、积淀深厚、韵味独特的晋文化。山西省政府决定编纂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山西文华》,以汇集三晋文献、传承三晋文化、弘扬三晋文明。

《山西文华》力求把握正确方向,尊重历史原貌,突出山西特色,荟萃文化精华,按照抢救、保护、整理、传承的原则整理出版图书。丛书规模大,编纂时间长,参与人员多,特将有关编纂则例简要说明如下。

一、《山西文华》是有关山西现今地域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分“著述编”“史料编”“图录编”。每编之下项目平列;重大系列性项目,按其项目规模特征,制定合理的编纂方式。

二、“著述编”以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山西籍作者(含长期在晋之作者)的著述为主,兼收今人有关山西历史文化的研究性著述。

三、“史料编”收录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有关山西的方志、金石、日记、年谱、族谱、档案、报刊等史料,以影印为主要整理方式。

四、“图录编”主要收录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有关山西的文化遗产精华,包括古代建筑、壁画、彩塑、书画、民间艺术等,兼收古地图等大型图文资料。

五、今人著述采用简体汉字横排,古代著述采用繁体汉字横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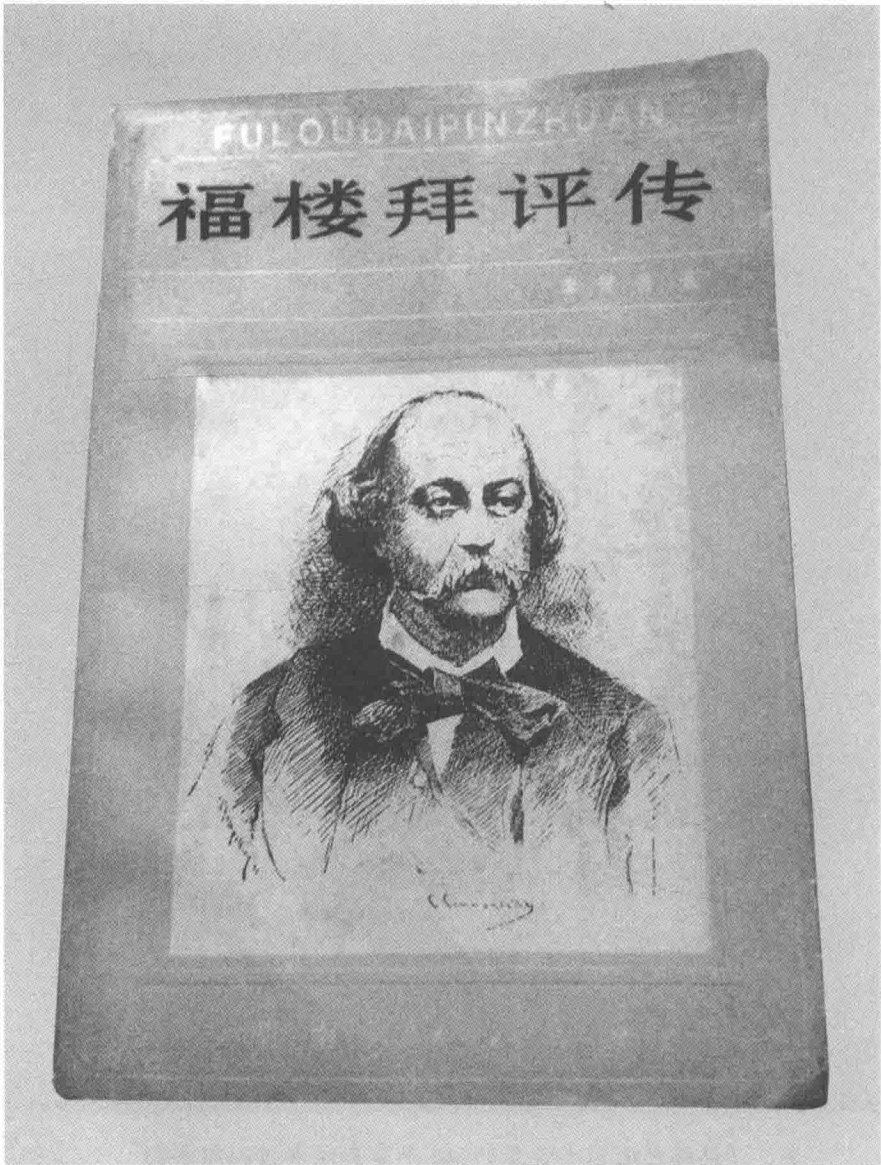
《山西文华》编纂委员会

李健吾譯

福樓拜短篇小說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福樓拜短篇小說集》1947年商務印書館刊印書影



《福楼拜评传》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刊印书影

出版前言

李健吾(一九〇六,八——一九八二,十一),笔名刘西渭,祖籍山西运城,近代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

李健吾幼年随母定居北京,先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小和附中,一九二五年考入清华大学就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赴法国留学。一九三三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教学、创作和翻译工作。历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孔德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戏剧专科学校教授、北大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等。

李健吾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和法国文学研究,他的译作《包法利夫人》《福楼拜短篇小说集》《司汤达小说集》《莫里哀喜剧全集》等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他的一生并不仅限于此,他还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先后创作、改编剧作近五十部。这些剧作题材多来自劳苦大众的生活,且风格独特,被称为积极的浪漫主义。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洛曾高度评价他的戏剧作品。

李健吾先生在中国文学评论与戏剧评论方面又独树一帜,他的《咀华集》系列独具特色,堪称文学评论中的经典。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的中國，有五大文藝批評家，他們是周作人、朱光潛、朱自清、李長之和劉西渭，其中以劉西渭的成就最高。他有周作人的淵博，但更為明通；他有朱自清的溫柔敦厚，但更為圓融無礙；他有朱光潛的融會中西，但更為圓熟；他有李長之的灑脫豁朗，但更有深度。（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

李健吾不光寫文學評論，自己也創作了不少的小說和散文，且多有傑作。朱自清曾就李健吾的小說《心病》評論道：“中國的新文學，直到近兩年才有不以故事為主而專門描寫心理的，像施蛰存的《石秀》諸篇即是，讀者的反映似乎還不壞。這是一個進展。施蛰存只寫了些短篇，長篇要算李健吾的《心病》為第一部。”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中說：“《終條山的傳說》是絢爛了，雖在十年後的今日，還可以看到那藏在用口碑織就的華服裏面的身體和靈魂。”

為了能够使後人進一步了解李健吾先生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狀況，根據“山西文華”的編撰要求，我們整理出版了這套“李健吾文學論著三種”，即“中國文學評論”“戲劇評論”和“外國文學評論”。這套叢書主要收集了李健吾先生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前的各種評論性文章。收入的作品按創作時間或發表時間排序，盡量保持了作品原貌。

北岳文藝出版社

二〇一六年八月

目 录

包法利夫人	一
萨郎宝	四六
情感教育	九四
圣安东的诱惑	一三六
三故事	一七一
布法与白居谢	二〇一
《诗人与卖艺的》译者前言	二三四
福楼拜的书简	二三六
福楼拜的《短篇小说集》	二四九
《福楼拜短篇小说集》跋	二六五
《圣安东的诱惑》跋	二六八
《路易·布耶〈遗诗〉序》译者前言	二七六
《福楼拜幼年书简选译》译者前言	二七八
福楼拜小说集译序	二八〇
《三故事》译者序	二九〇
福楼拜的《情感教育》	二九九

包法利夫人

我吸了好些无人知晓的粪土，好些事一点不招敏感的人们心软，我却同情。如果《包法利夫人》值点儿什么，就是不缺乏心。

——一八五一年五月八日，福楼拜致高莱女士书

一八五七年四月，《包法利夫人》问世。这是福楼拜第一次和世人见面的著作。它引起了空前的反响和非常的颂扬。其间有一件微小然而趣味浓郁的过节，值得我们的注目和回味：是拉马丁对《包法利夫人》先热后冷的态度。一八五六年十月，经过编辑人无理的删削，《包法利夫人》开始在《巴黎杂志》（*Revue de Paris*）披载。包法利夫人没有入狱，服毒自尽，但是他的传记人却被法庭传了上去，借口有伤风化。这时许多识者与不识者，纷纷向福氏表示同情。这里面最有势力，而且最出乎福氏意外的，却是高唱浪漫主义的诗人拉马丁。最初听了这种传说，福氏还很怀疑，一八五七年正月十四日，他写信给施莱新格（Schlesinger）夫人说道：

我收到好些文人的漂亮的颂扬，是真是假，我也不去管它。有人甚至于告诉我，拉马丁先生也高高唱起我的赞歌——这使我吃惊不小，因为我的书，其实全该激恼他！

这不是传说，拉马丁写了一封信来，而且允许福氏的律师，把信引入他的辩护书。对于一个初次问世就惹了祸的作者，这是很

荣幸，而且很有用的。福氏跑去道谢之后，写信给他的长兄道：

今天我独自和拉马丁整整谈了一点钟，他把我夸奖的不得了。那些恭维我的面谈的话，同你讲，我都觉得难为情；然而确实的是，他从心知道我的书，他明白我全书的所有的用意，他一直认到我的深处。

官司打完了，福氏宣告无罪，然而拉马丁却变了态度。福氏写信给施莱新格，表示他的失望道：

拉马丁先生没有给《巴黎杂志》写文章，他一面颂扬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一面却向人说它玩世不恭（Cynique）。他拿我和拜伦相比，诸如此类！这太美了；然而我倒愿意他少来一点言过其实，同时少来一点隐约其辞。他一高兴给我道喜，特别是到了紧要关头，他却摔下我不管。总之，他这次和我来往，一点不像正人君子……

福氏忘掉他的书“全该激恼他”。如果拉马丁真正明白他全书的用意，自然而然会有以后态度的变迁；翻开《包法利夫人》上卷的第六章，他只要稍一注目，便会看见他的名字成了形容词：

所以她由着自己滑入拉马丁的蜿蜒细流，谛听着湖上的竖琴、天鹅死时的种种哀鸣、落叶的种种响声、升天的贞女和在溪谷布道的天父的声音。

这一段微妙的分析，整个这一章的叙述，甚至于全书无形的对象，是写给拉马丁之群的浪漫主义者领略、回味和反省的。

在这一群浪漫主义者之中，有一位生性浪漫，而且加甚的青年，却是福氏自己。他和他们一样热狂，一样沉醉，一样写了许多过分感伤的自叙的作品；他感到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欢悦；他陪他们呻吟，陪他们流泪，陪他们狂笑。这是一个心志未定的青年，在滚滚而下的时代的潮流中，随浪起伏；他飘浮着，然而他感觉着、体验着、摸索着，最后在一块屹然不动的崖石上站住，晓得再这样流卷下去，他会毁灭，会化成水花一样的东西，归于

消蚀。他开始回忆、思索、无微不入；他悟出一个道理来，这道理是：从文章里把自我删除，无论在意境上，无论在措词上，如果他不能连根拔起他的天性，至少他可以剪去有害的稠枝密叶，裸露出主干来，多加接近阳光，多加饱经风霜。

在文艺上，犹如在人世上，我们不肯牺牲自己的部分，然而一旦抛开私情的翳障，我们便明白这不唯应该，而且会有更大的收获的意义。在事业上，犹如在精神上，这样的转机百不一见，然而抓住这样的转机，却很少不成功的。《包法利夫人》便是福氏抓住转机以后的试金石；在他文艺的生活上，在他精神的挣扎上，没有一部著作的意义更比这次的尝试重大；如果失败，这是他全部人格的破产，所以他不能允许自己苟且。牺牲是必须的，牺牲是光荣的。

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杜刚把这转机归功在自己和布耶身上。我们记得，一八四九年九月，福氏写成他最早的《圣安东的诱惑》，怀了无限的希望，把他们邀来，听他开读。不幸的《圣安东的诱惑》！更不幸的是它的作者！他盼着，侦伺着他们热烈的誉扬，但是他们却照准他的浪漫主义斧削下来。杜刚进一步劝告道：“如今你既然克制不住你抒情的倾向，最好你选一个主旨，这里情感的流泄可笑到了你不得不自加小心，不得不弃绝你这种倾向，选一个实际的主旨，一个资产阶级生活富有的故事……然后你强制自己，用一种自然的情调把它写出来。”福氏觉得他们有理，踟蹰道：“这不见得容易，不过我可以试一试。”布耶更进而提醒他道：“为什么你不用德拉马尔的故事？”听见这话，福氏仰起头来，高兴地叫道：“好极了，就是它！”

依照杜刚的说法，《包法利夫人》的种子从此埋下。我们没有方法证明杜刚的真伪，福氏和布耶都没有谈起这件事，不过无论如何，德拉马尔的故事是确实的，同时和《包法利夫人》也有相当的类似。

德拉马尔（Eugène Delamare），是从福氏父亲的医院出来的一个学生，其后在瑞（Ry）镇做医生。他的续弦夫人姓古杜瑞耶（Delphine Couturier），嗜好小说，生活浮华，看不起丈夫，先结识了一个情夫，情夫却去了美国，随后又结识了一个律师的练习生，而且暗地举债，供自己糜费。结局债高如山，练习生和她断了关系，她不得不服毒自尽。身后留下一个小女儿，但是过了不久，德拉马尔也自杀了。这是一八四八年的事情，见于当时鲁昂的报纸。

福氏当然知道这个俗不可耐的故事，其实故事并不重要，重要在作家的运用，在他别出心裁的安置。故事永久是故事，不会因为使用的次数过多而陈旧，而腐烂，而减色；对于艺术家，兴趣集中在推陈出新的技术上，如果他的工作有他深厚的天性做基础，这已然不容易和另一个艺术家的工作相同；他有他特殊的看法，他独具只眼的见地；如果他的手腕脆弱，了解肤浅，故事便是再好，再生动，再有趣，依然不生效果。所以西施总有人歌咏，莺莺总有人谱曲，然而怎样把她们写成不同的有血有肉的女人，这却在作者，不在故事。所以尚特比女士问《包法利夫人》是否真有其事，福氏在一八五七年二月的信上答复她道：

《包法利夫人》没有一点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全然虚构的故事；这里我没有放入一点我的情感或者我的存在。……

一个艺术家应该这样答复。他从人生选择他的材料，等到材料上了他的手，他就有绝对的自由的处置：所以故事已然不是原来的故事，但是福氏的答复，还有一种更深的意义。通常的读者看过一部小说，时常误成作者本人的经验，发生种种的揣测。同时浪漫主义者的小说，又往往证实他们的假想。他们以为一部小说的真实，在其中有无福氏所云，作者的情绪和存在。他们不知道作者的创造是和生活一样的真实，和生活一样的符合；这种真实是永在的、普遍的，艺术的最高成就便在追求小我以外的永在而

普遍的真实，作者自己也许包含在里面，然而仅仅包含在里面。一件艺术品形成以后，作者便退出创造者的地位，消融在万头攒动的生活里面。一个特殊的有限的现象，经过艺术家的匠心以后，便失去它的偏窄的感受，结连在宇宙整个的进行上。从这里看，艺术家的创作是真实的，犹如数学的程式一样地真实。一八五三年八月，福氏写信给高莱女士，推论道：

……人所创造的一切，全是真实的！所以和几何学一样，诗是同样的正确，归纳法和演绎法有同样的价值，所以只要达到某一阶段，人绝不至于再弄错了属于灵魂的一切，就在如今，就在同时，就在法国二十个乡村里面，我相信，我可怜的包法利苦楚着，唏嘘着。

但是决定艺术的真实，却是它的创造者的性格。艺术本身的价值，最后不在艺术家的技巧，因为技巧是学来的、体会成的、熟练出来的，这就是说，可以同臻极境的，所以最后，却在艺术家各自的禀赋。根据着他深厚而矗立的性格，他生活着，经验着，而且再三地经验着；归纳法的价值就在这里，艺术家从经验的综合，得到一种相对的、软性的、真实的真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作家往往回到他早年的经验里面，寻求他所需要的材料。如果我们翻回福氏早年的《情感教育》，我们会发现罗卢（Renaud）和他少妻的故事，几乎就是《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特别在二十一章里面，有一段追叙罗卢夫人的身世道：

至于爱米丽，虽说比较年长，却没有那么爱过。年纪轻轻的，她就嫁给罗卢先生，他相信她崇爱他，她说，因为他觉得她好看！然而不久，她就失去了她的幻象，发现自己在一可怖的寂寞之中，于是来了一位男子，一位她不指明名姓的男子来了；她爱他，不过他走了，她也就不再想他，时间的距离太长了，已然十年了。

所以在作家创造的过程中，故事的重要极其轻微；我们所要看